左氏春秋集說

左氏春秋集說卷四

松陵朱鶴齡輯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繼弑君子不言卽位此非子也其同子何臣子一例也

王樵曰按左氏以爲閔公弑後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公出復入諱之也然去年八月閔公遭弑僖公自邾入爲君至此久矣國內麤定不應猶以出奔之故不行卽位之禮也身去復出恥不在公何嫌而諱若君出諱而不書昭公何以書乎本啖氏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註齊帥諸侯之師救邢次于聶北者案兵觀釁以待事也聶北邢地　王氏葆曰救邢之初齊獨出兵將卑師少旣而狄又入衛其勢益張桓公恐其乘勝遂滅邢也于是帥諸侯之兵共救之邢幾亡而復存桓公之功也　張氏洽曰次于聶北者屯兵便利以援邢而懼狄桓公用兵之規模主于持重故不遽決于一戰而持久以待之　愚謂狄勢方强雖合諸侯之師猶必量其堅瑕因勢而進諸家皆以救書次爲貶吾不謂然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公作陳）

傳邢人潰出奔師（奔聶北之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註邢遷如歸故以自遷爲辭夷儀邢地　啖氏助曰如宋人遷

宿齊人遷陽是移其國爲附庸公羊云遷之者非其意是也如邢遷於夷儀衛遷于帝邱雖遷仍爲列國公羊云遷者其意也是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公穀曹下無師字

註傳例曰救患分災禮也一事而再列三國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　陸氏曰三國先救邢邢遷後乃城之各一事據實書耳　邵寶曰此新邢也即夷儀　愚按傳文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則新邢之說爲是考夷儀在邢臺縣西一百四十里其地有夷儀山

王氏應麟曰沙隨程氏云邢有狄難已遷夷儀三國城邢俾反其國都故列序三國稱師以著其功惟夷病杞方伯不能遂之使杞人安其都邑乃城緣陵使遷故書諸侯而不序列狄入衛踰年齊

桓始城楚邱以處文公故但書城楚邱而不著其城之者書愈略者功愈降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註傳在閔二年不言齊人殺諱之書地者明在外薨　公羊傳夷者齊地桓公召而縊殺之　汪氏克寬曰胡文定程沙隨皆謂齊以其喪歸魯竊詳以歸之後何又越半年喪始至乎經凡言以歸歸其國也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杞伯逆叔姬之喪以歸是也凡言歸者歸于魯也王使榮叔歸含賵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是也左氏謂齊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蓋殺之于夷以其喪歸齊國魯人請于齊桓公許之然後以夫人禮往逆之耳書齊人以歸著齊

人殺之也不曰齊侯曰齊人討賊之辭也 吳氏澄曰自齊桓旣霸諸侯無敢有弒君者僅魯有弒閔一事然亂賊遄誅無得幸免霸政之有功于世道如此

楚人伐鄭

傳鄭即齊故也註荆始改號曰楚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勑呈反 公作朾

傳齊謀救鄭也註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還不以盟告 張氏洽曰楚人伐鄭桓公不遽救而會諸侯以謀之蓋楚方强而公謀所以制楚爲十全之策 汪氏克寬曰傳言盟于犖 郎倦 經不書凡經書會而左氏言盟者甚多皆當以經

為據　趙汸曰自同盟于幽至此九年齊桓合五國為盟無不書之理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傳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註偃邾地　按檉之盟邾人在焉越月而敗其師傳亦不能詳其故不知虛丘誰地何故戍之　杜氏云虛丘邾地邾人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人歸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要而敗之此不過以意言之耳公穀二傳俱無明說惟何休云公怨邾人以夫人與齊似得事之情而趙木訥非之曰齊欲哀姜邾能抗而弗與乎蓋邾本魯附庸檉之會忽與諸侯之列故責其不附魯然邾稱

子蓋有王命魯何得怨之姑存其說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力知反公作犁穀作麗獲莒挐女居反

傳慶父奔莒魯人許以賂莒人歸之及密自縊而死莒人求賂魯不與故來伐公子友敗之註酈魯地挐莒子之弟不書弟者非卿嘉季友之功故特書其所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俘獲有異在魁曰獲在醜曰俘皆生得也執獲有異在會曰執在陣曰獲亦皆生得也　左氏公羊皆美季子之功胡氏則以用詐謀擒主將譏之蓋兼用穀梁紿戰之說然此說不可信　陸氏淳曰三傳皆謂挐非卿嘉魯獲故書之按例凡不命之卿事接于魯及執殺奔放皆書莒慶鄭宛之類是也何乃于獲別生義乎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註僖公請而葬之故告于廟而書喪至不稱姜闕文　召而殺之者義也故不書姜請其喪而不能絕者情也故猶書氏觀春秋所書而輕重之權衡見矣杜氏以不稱姜爲闕文非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邱

註楚邱衛邑不言城衛衛未遷 此用穀梁之義　陳氏傅良曰以魯辭書之不以封衛累齊桓公也 此用公穀之義 以爲天下公義也觀木瓜以美齊定中以美衛則春秋書楚邱爲善辭居然可知矣　孫氏復曰此會檉之諸侯城楚邱也不書諸侯者畧之使若魯自城然　高氏閌曰不書諸侯所以畧桓公之功也畧桓公之功者以其不請

命于天子也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又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觀詩則可得春秋之義矣　張氏洽曰此齊桓分役而魯往城之也故不書諸侯非有他義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公穀作夏

傳晉人以璧與乘假道于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道之以伐虢滅下陽註下陽虢地在河東太陽縣晉於此始赴見經　按今解州平陸縣東北十里有故虞城陝州靈寶縣南有虢城　張氏洽曰下陽與上陽對在陝州平陸縣上陽在陝縣虢所都下陽者虞虢之要地　黄氏曰晉師所入之路也　晉取下陽而虞虢舉矣書滅示有國者設險

守國之法書虞首兵蓋以爵先晉如邾之道鄭所以見虞之自取滅亡而深著晉人陰險兼并之罪也　愚按先書虞師者惡其貪賄此左氏義也虢之亡實由虞之假道故先書虞以深罪虞也時虢未亡而即書滅者以虢有必亡之勢五年晉滅虞虢經文不書以其不必更書也　趙汸曰虢公者天子三公下陽其所封國邑也畿內諸侯食天子之邑與列國不同故變伐取言滅罪諸侯滅三公封國同于叛王室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作貫澤

註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貰城貰與貫字相似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黃國今弋陽縣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爲合諸侯　張

氏洽曰江在汝南安陽縣今蔡州新息縣之地黃嬴姓國在汝南弋陽縣今光州定城縣也貫今興仁府濟陰縣有貫城齊桓謀楚先服江黃二國二國迫近楚境（陵應隆曰江黃楚東北境可出兵以截齊後）所以遠交而孤楚之勢惟宋與盟不煩諸侯也胡氏謂諸侯皆在獨言遠國非也啖氏曰春秋會盟皆據實書之無舉遠包近之例

冬十月不雨

傳在三年

楚人侵鄭

張氏洽曰荆前此獨來聘稱人其侵敗中國皆以州舉自此始稱號稱人則浸强而有陵駕中國之意矣然終桓公世雖伐滅小國

止稱人者以桓之力猶足以制之也及桓沒而宋襄霸然後始列于會盟偃然主諸侯而春秋有以斷書者矣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註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傳例曰不日旱不爲災・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欲得雨之心勤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經一時輒言不雨憂民之至）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按詩序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其有志于民審矣故書之以著其勤

徐人取舒

註舒國今廬江舒縣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此用公羊義）家氏鉉翁曰舒與荆比爲中國患其來久矣徐人伐之爲中國攘楚也十

五年楚伐徐齊桓率諸侯之師救之以是知徐蓋受命于齊　李氏廉曰徐得書人以其效順中國也取舒蓋爲齊桓通伐楚之徑

六月雨

註示旱不竟夏　穀梁傳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于民者也

按一經書雨此爲特筆與他公之止書不雨者異矣故胡氏以爲賢君精誠之感

秋齊侯宋人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傳謀伐楚也註二年楚侵鄭故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　胡傳諸侯之師同次于陘者正兵也又令江黃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爲八國之援乃奇兵也觀伐楚之後令江黃伐鄭則知之此桓

公克敵制勝兵分奇正之謀也　家氏鉉翁曰齊宋同盟已久猶未敢聲楚之罪必江黃至而後定計出師去年盟江黃今年會江黃皆爲伐楚計也諸侯之師當其前江黃之師擬其後楚將腹背受敵有不戰戰必勝矣　季本曰陽穀在齊之西非江黃便道也宋致二國遠至於此蓋就桓爲會亦欲密其謀耳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註公不會陽穀齊侯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謙也

穀梁傳內之前定之辭謂之涖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　或曰聽伐楚之期也

楚人伐鄭

張氏洽曰楚自莊三十年楚䫄已長殺子元用子文爲令尹子文毁家以紓國難兵勢浸强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桓兩歲之間日以圖楚爲事豈能制之于召陵哉　汪氏克寛曰楚師連年加鄭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葢知于檉于貫于陽穀皆爲謀伐楚謀伐楚所以謀救鄭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刑音

註民逃其上曰潰遂兩事之辭楚强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于陘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　穀梁傳遂繼事也　陳氏傅良曰兵事言遂必關于天下之故也楚入春秋浸强而諸夏

之交兵非以定篡弒則修怨而已問不及楚也桓公始有志于夷夏之分于是伐楚而以侵蔡召諸侯書曰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伐而後次見桓公之不戰而屈楚也桓合九國之師以討楚兵莫盛焉楚雖强足以一戰矣而臨楚不戰楚人為之屈使其大夫即盟于師桓公此舉不但以力服人者矣　愚謂桓公圖霸必先服楚而楚之强大未易服也自莊十三年迄僖四年二十餘年之久未嘗一加兵于楚非忘之也蓋以江黃二國偪近郢渚為楚之屏蔽而蔡居淮汝之間又自齊入楚道所必經也當時江黃陽奉楚而不為用故一盟于貫再盟于陽穀以結之江黃之交合而楚之與國離矣惟蔡以諸姬而甘心屬楚非大加之兵不足以壯中國

之聲勢一旦以八國之師侵蔡侵者無鐘鼓所以掩其不備也侵蔡遂伐楚葢蔡潰而楚人之氣已奪遂顯然聲其罪以討之桓公審機觀變蓄謀于此者久矣豈僅爲一蕩舟之婦人而遽煩八國之兵力哉楚自是不能抗齊而屈完來盟桓公霸業之盛不煩再舉惟善觀天下之大勢也

夏許男新臣卒

卽許叔　按傳云許穆公卒于師葬以侯禮而經文止書卒故趙伯循云遇疾而歸卒于國也召陵地屬潁川去許密邇　王樵曰許男實不卒于師同盟重其從伐楚也過以加等之禮褒之耳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註屈完楚大夫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觀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爲文齊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召陵潁川縣地　按一統志召陵城在許州郾城縣東四十五里　趙氏匡曰若不重言會于召陵則無以知退軍乃似盟于陘也若惟言盟于召陵則莫知與誰盟又無以示退軍之禮　趙氏鵬飛曰楚知齊桓兵不可抗於是遣屈完下齊而乞盟焉故來盟於師楚子意也盟於召陵齊侯意也屈完至師乞盟齊侯知楚子之服無用戰矣退召陵而與之盟禮也嗚呼一鏃不遺而服方張之楚入國之師櫜櫜而歸齊桓之功大矣哉

齊人執陳轅（公穀作袁）濤塗

註轅濤塗陳大夫以濤塗爲誤軍道　家氏鉉翁曰齊人執鄭詹與其執也故繼書逃來見春秋之罪詹也執陳轅濤塗不與其執也故繼書伐陳侵陳見春秋之不與齊也　王樵曰據傳文齊實未嘗瀕海而歸安從有陷師沛澤之事如公羊所云者濤塗雖私其國然不聽其言則已何必勤師以討蓋陳蔡二國終以近楚常有貳心濤塗之言不欲齊師由陳而反此已可見故因還師以威之觀再侵而陳乃成則是時尙未心服濤塗之執蓋定陳從齊之計非專以誤軍道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註受齊命討陳之罪而以與謀爲文者時齊不行使魯爲主　吳

氏澄曰時江黄之師不與伐楚之役以其國近于陳故令之伐陳也必使魯及之者江黄遠國不可無魯主兵　汪氏克寬曰或以書及者蒙上齊人執轅濤塗之文乃齊及之非魯也然考春秋書法他國再有事必書遂如遂滅偪陽遂滅賴之類此不言遂實魯及之耳

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作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公作慈）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註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　吳氏澄曰陳與六國同伐楚成齊

桓帖荆之功雖有誤軍道之罪旣執其臣遄以三國伐之今又動七國之兵臨其國厚人之功薄人之過者蓋不如此書侵以見其師之無名也　張氏洽曰桓公怒陳之深伐而又侵之此憤兵也兵以憤興則後有當討者應之必怠人亦侮之故楚終不服鄭伯逃盟以至弦滅而不能救豈非怒陳之過致之哉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傳晉獻公嬖驪姬欲立其子奚齊驪姬以歸胙寘毒譖太子申生申生縊于新城　呂氏祖謙曰晉殺其世子申生孰殺之士蔿殺之也殺申生者驪姬之譖士蔿何與焉曰士蔿開其端驪姬乘其隙也羣公子之出于桓莊者豈他人哉非獻公之諸父則王公昆

弟也士蔿逢君之惡使屠其宗族昆弟如刈草菅然其于宗族昆弟如此何獨難于其子乎驪姬之譖卽襲吾前日譖富子之術也城蒲與屈卽襲吾前日城聚之意也吾嘗考晉之本末又知開禍端者非獨士蔿其所從來遠矣晉穆侯之二子長則文侯而桓叔其季也自桓叔以來覦文侯子孫不啻寇讐必鋤其根奪其據而後已者艮欲啟子孫之業耳殊不知吾私其子而殺其昆弟則吾之子亦私其子而殺其昆弟矣當桓莊翦害文侯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本既除則吾子孫無復有患矣豈知害其子孫者乃吾子孫耶當獻公翦害桓莊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偪既除則吾嗣子無復有患矣豈知害其嗣子者卽吾也耶嗚呼私生于愛而害愛

者莫如私天下未有私而能愛者也將立奚齊必死申生奔重耳夷吾而後安者爲奚齊慮也而奚齊以弑卓子又弑使二子不保孰非獻公爲之耶徒設此心兩俱棄之致晉亂二十餘年所謂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者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朱子曰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而以卿之子爲公族大夫此便是六卿分晉之漸　汪琬曰春秋書殺其世子者二君晉獻公宋平公是也公羊傳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夫申生與痤皆自縊爾獻公平公未嘗親推刃于其子也如是則何以言殺高氏曰世子至親非其君自殺之孰敢殺者是故斥言晉侯

杞伯姬來朝其子

註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年在十歲左右因有諸侯子得行朝義（如桓九年曹伯使世子姑射來朝）而卒不行朝禮故繫于母而曰朝其子林註朝其子猶言其子朝　吳氏澄曰是年杞惠公卒疑惠公是時有疾伯姬以其子爲魯甥故挾之至魯令攝父行朝禮蓋豫欲託其子于魯然非禮也

夏公孫茲如牟

傳公孫茲如牟娶焉註叔孫戴伯娶于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于牟因自爲逆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公穀作首戴）

傳謀寧周也註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率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不名而殊會尊之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林註殊會世子不以世子夷于諸侯所以定世子也　陳氏傅良曰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于洮序王人于諸侯之上而同盟焉于葵邱序周公于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于首止不但不同盟而帥諸侯以會世子桓知節矣春秋是以與桓也　汪氏克寬曰齊桓定王世子而王室寧使惠王無易樹子之過景王不能正國本而王室亂致諸侯有戍周城成周之勤晉頃寧王室于已亂之後不若齊桓能弭禍本于未亂之先也或謂世子不稟王命而出會諸侯齊桓不請于王而私會世子在齊侯爲

挾黨以脅君在世子爲外交以制父是不然漢高欲易太子張良招四皓與遊卒定惠帝程子予之以爲得納約自牖之義彼四皓非以父命而至惠帝亦非有父命而招四人也朱子詳書其事于綱目豈非法春秋予首止之盟而然歟　諸家予桓其義備矣䢼文莊謂王世子非撫軍監國于諸侯無會會且不告非禮也桓公爲之也桓公有安王室之功而所以處世子者猶未盡其道文王爲桓公則何如惠王非紂比也猶可諫焉率諸侯以朝而以辛伯諗周桓公之說反覆感悟乎王王知翼戴世子之有同心也能弗從乎如此則世子雖不會焉可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註問無異事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

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

鄭伯逃歸不盟

傳諸侯盟王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故逃歸不盟 註逃其師而歸也 胡傳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故春秋逃之逃者匹夫之事也 高氏閔曰齊之服楚所以經營之非一日矣甫踰年而惠王以襲尊之故反導鄭伯以叛之故知中國不競非獨楚與諸侯之罪實王室有以啟之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傳于是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

設備故亡註弦國在弋陽軑音大縣東南　張氏洽曰鬬穀於菟楚之名大夫也輔楚穎以當齊桓雖外受盟於召陵而中懷負固之心至此窺見王愛叔帶不悅桓公此舉遂因王間鄭而帥師滅弦書人罪之也黃弦同壞而黃受之楚之滅黃亦自此始矣　趙氏鵬飛曰楚滅弦自鄭文逃盟始鄭若不逃楚未敢窺中國楚之罪在所不治而鄭文深可誅也　黃氏震曰諸家多罪齊桓不救弦然齊處北海楚在南海齊積二十年之力僅得盟之於召陵弦近楚滅之旦夕耳豈齊救之所能及而楚亦豈能輕問其罪哉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傳晉侯圍上陽十二月丙子朔滅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註稱人以執同於無道於其民之例所以罪虞且言易也　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也　汪氏克寬曰下陽不當書滅而書滅虞當書滅而不書滅蓋下陽者虞虢之捍蔽下陽既取則虞虢亡故前書虞師晉師滅下陽者著虞之自滅也此書執虞公而不言滅者以虞之滅不待此時也不言以虞公歸則虞公特匹夫耳　林少穎曰不書滅而但曰執虞公者晉人執天子三公不道之甚聖人故不忍斥言而微文以見意　按杜氏解經泥傳例而失之至云不以滅同姓譏晉侯尤舛夫歸虞祀備職貢豈足掩晉之大惡而春秋乃恕之乎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傳諸侯伐鄭以逃首止之盟故也註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告諸侯　趙汸曰傳云伐鄭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言諸侯之師伐鄭故鄭以不時修築釋經之所以書新密爲新城也杜氏云云于文義未順且齊桓方討鄭以逃盟從楚何暇又責其不時興功乎

秋楚人圍許

註楚子不親圍以圍者告　按傳曰楚子圍許以救鄭何云不親圍

諸侯遂救許

註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序　張氏洽曰圍許之役蓋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也釋鄭而救許所以抑暴救患見桓公之急于義也

冬公至自伐鄭　校閱諸經皆有是句應是脫誤

七年春齊人伐鄭

張氏洽曰鄭未服故復伐鄭聲其罪以致討也齊力足以制之故不煩諸侯

夏小邾子公作小邾婁子邾婁齊人語也來朝

註郳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　何氏休曰齊桓請天子進之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李稚隆曰申本國名以國爲氏侯其名也

傳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濤塗怨申侯反已于齊譖諸鄭伯見

五年傳 註申侯鄭卿專利而不厭故稱名以殺罪之也 王樵曰按傳申侯申出也有寵于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既葬奔鄭又有寵于厲公據此則申侯故楚臣而又用事于鄭鄭伯欲從楚蓋申侯有謀焉不然則所謂欲以申侯說于齊者何事乎若云以濤塗之譖殺申侯正忤齊桓賜申侯以虎牢之意矣何得謂說于齊乎說之云者蓋以逃盟從楚歸罪申侯以自解于齊耳 此木趙木訥之說 春秋前書鄭伯逃歸不盟鄭伯之罪已不可文矣此書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愚按春秋于諸國凡殺其臣者

悉書大夫以明專殺大夫悉書名以示臣禮此史法然也杜元凱

阿左例必以稱名者爲有罪不名者爲無罪二百四十二年中惟

宋殺大夫不名豈宋大夫皆無罪而他國皆有罪乎若然則洩冶

直諫又何以名之乎凡如此類今辨之而姑不例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甯穀作亭

傳謀鄭故也註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　李氏廉曰此

會以齊侯辭鄭世子之事觀之則與首止相類蓋首止正天下之

人倫此正一國之人倫也以諸侯官受方物之傳觀之則與邢邱

相類蓋此明王室之貢邢邱亦改命朝聘之數也　按鄭殺申侯

以謝首止之逃則服罪矣然世子來而鄭伯不至是意猶未信也

使非管仲以德禮告齊桓辭世子之請豈易服其心哉

曹伯班公作般卒

公子友如齊

註罷盟而聘謝不敏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傳謀王室也註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有難故洮曹地　傳于七年冬閏月云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蓋王人使齊求援故桓公會諸侯以謀之

鄭伯乞盟

註新服未與會故不序列別言乞盟　高氏閌曰楚爲中國患鄭首受之召陵之役楚始恊服不復加兵于鄭誰之力也鄭伯曷爲背齊而附楚耶聖人備書逃盟乞盟之事以罪鄭伯自此至十七年小白卒楚不復加兵于鄭桓公之霸功盛矣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傳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註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薨于寢于禮不應致

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之　陳氏傅良曰此致哀姜之主于廟也向日夫人氏之喪而不言姜見絶于國之辭也今日致夫人而不言氏見絶于宗國之辭也　夫人斷從杜氏主哀姜胡傳以爲僖公尊成風使生得與于廟祭此用穀梁之說不可從　趙木訥黃東發皆主哀姜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也傳釋王崩在七年經書在八年　葉氏夢得曰秘不發喪在前世或有之然不過數日之間惠王果以七年崩豈有經一年而子帶不知者以經考之諸侯爲襄王謀已見首止洮但尋盟而已傳言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則諸侯已知惠王之崩何爲更待十

二月以告乎　趙汸曰傳序此事太畧他無可考証當闕疑　姜寶曰左氏秘不發喪之說非也又以爲難故是以告緩亦非臨川吳氏謂惠王前年冬有疾今年歲終乃崩其說是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公穀作禦）說（音悅）卒（春王三月公穀作正月）

啖氏助曰不書葬魯不會耳公羊云爲襄公諱果何義乎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按閱諸經齊侯下有宋子衛侯四字此經應是脫漏）

傳尋盟且修好禮也註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也傳例曰在喪公侯曰子陳留外黃縣東有葵邱　按地志葵邱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百五十步桓公會諸侯于此又青州臨淄縣有葵邱乃連稱管至父戍處　程子曰天子之宰與

世子禮異故不殊會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或曰此傳公女兒

註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已許嫁則以成人之禮書不復殤也婦人許嫁而笄猶丈夫之冠 汪氏克寬曰經書内女未嫁而卒者二據禮諸侯姑姊妹女子嫁爲夫人則服大功許嫁未可稱夫人而喪之如成人非禮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註夏會葵邱次伯姬卒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

穀梁傳桓之盟不日葵邱何以日美之也 胡傳亦曰葵邱之盟美之大者也與前日之求諸侯服數國而爲會謀王室而爲盟

者不同故特書日以別之　汪氏克寬曰桓公以五命之辭約束
諸侯不盟宰周公者不敢使天子之宰受諸侯之約束也晉文以
後王臣出會皆同盟非桓比矣　趙氏匡曰公羊云貫澤之會桓
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邱之會桓公震而
矜之叛者九國　按此會惟六國會鹹牡邱皆七國會淮八國並
舊盟之國寧有九國叛乎　葉氏夢得曰襄王之立非惠王意而
惠后猶存襄王恐未得終安其位故桓公爲此會而王出內大臣
以監之無易樹子載之初命其後猶有子帶之難則桓之所慮遠
矣　黃氏震曰孔子稱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孟子深
貶桓文于葵邱之會則盛稱之公羊乃謂葵邱之會叛者九國左

氏亦載晉侯將如會宰孔言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以止其行反皆于此會有虬焉蓋盛之極衰之始而霸者本原非正驕心易生誠有如二氏所譏者然叛者九國未見其實而宰孔之言亦過矣春秋生民之得免左衽正以桓公北伐戎南伐楚之功何孔反以爲非夫桓之不能大戢楚人而滅弦滅黃力不能討者正以晉爲北方大國未肯協從于齊也誠以齊桓之才輔之以晉帖荆有餘矣奈何晉方慕義而來孔不勸之以同獎王室而反止其行哉然則孔之料齊桓雖智而于天下之大勢未之審也

甲子公穀作甲戌以前戊辰推之作甲戌爲是晉侯佹九委反公穀皆作詭諸卒

冬晉里克殺公作弑其君之子奚齊

傳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 註奚齊受命繼位無罪故里克稱名

按君子之與君之大夫皆臣也故書殺 穀梁氏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胡氏論不子之說詳明可為穀梁義疏 朱子曰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 又按弑君無有不書名者安論其君之有罪無罪杜氏注如此類大非 程子曰左氏未葬書子之說即公羊未踰年之意然旣承重則固一國之君矣若曰殺其君之子不曰弑君則是殺嗣君于未葬之時罪可減等難以為訓 趙汸曰齊舍未葬見弑稱君此策之恆辭也奚齊未葬稱君之子乃經之特筆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傳始朝齊也註魯始屈于大國

狄滅温温子奔衛

傳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伐之王不救故滅杜註温畿內地司寇蘇公之後也國于温故曰温子　吳氏澄曰狄伐邢滅衛齊桓存二國而不加兵于狄蓋其時方急圖楚有未暇及狄因此愈肆前年伐晉今又滅温亦霸圖之有闕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傳里克殺奚齊于次喪次荀息立公子卓驪姬娣所生以葬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註弑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于昏　張氏洽曰里克當獻公廢

立之時不能以死正諫而中立以求免坐視太子無罪而死以成
驪姬讒賊之謀及其終也違獻公之遺命而弒二君夫奚齊卓子
雖庶孽然有先君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固克之君也故正名其弒
君之罪　劉氏敞曰里克能不聽優施之謀寗喜能不從孫林父
之亂陳乞能不從景公之惑則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
齊無立孽孽之變矣患皆婾合苟容逢君之惡故春秋成其君臣
之名以弒書之董子所謂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者也不然
卓與剽荼豈有宜為君之理哉　郭登曰奚齊因先君之命立乎
其位者也卓子則荀息所立者也奚齊書殺說者以為國人不君
之卓子書弒又何獨國人以為君乎恐是獻公薨奚齊未立已為

里克殺于喪次春秋何緣稱之爲君乎卓子旣立里克弑之春秋何緣不稱之爲君乎其書殺書弑特係夫君與未君耳據實而書無他意義　按此說極有理當從之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死節者三公羊于孔父曰義形于色于仇牧曰不畏彊禦于荀息曰不食其言息之守信視孔父仇牧有間矣然聖人猶有取焉者視石之紛如徒人費賈舉州綽近習嬖幸之臣則猶爲彼善于此也王樵曰荀息嘗爲獻公畫計取虞虢其人可知矣胡康侯取其節不如柳子厚曰春秋進荀息非聖人之情也進荀息以甚苟免之惡也　顧炎武曰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

月以後所書晉事經傳常差二月羅泌以爲傳據晉史經則周歷

與史記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乃秋七月之誤正同 按杜預左傳後序云晉太康中汲縣人發其界內古冢得古文蝌蚪書記晉國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編年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註北戎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傳晉侯殺里克以說註自解說不簒也奚齊者先君所命卓子又以在國嗣位罪未爲無道而里克親爲三怨之主累弑二君故稱名以罪之 穀梁傳稱國以殺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罪

奈何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　汪氏克寬曰惠公初無討里克之心特以其志在重耳懼不利己而殺之丕鄭非弒君之賊而惠公亦殺之則知殺克非討賊矣討賊不以其罪不書人其君殺之則猶曰大夫里克寧喜是也非君殺之則以兩下相殺爲文楚公子比蔡般是也　金氏履祥曰惠公之殺里克前以掩奪國之嫌後以防重耳之入克雖爲社稷計拳拳欲立重耳然與其弒二君而成重耳孰若全申生以弭後患因優施一言之誘遂爲中立之謀坐視申生之死于前而卒蹈弒逆之名于後惜哉

秋七月

冬大雨于付反雪

註平地尺為大雪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傳丕鄭欲出惠公納重耳郤芮殺之幷及其黨丕豹奔秦註以私怨謀亂國書名罪之書春從告　張氏洽曰惠公志于得國而無君人之度外則失信于秦內則忌克多殺故丕鄭雖有私謀貳心而春秋以累上之辭書之　汪氏克寬曰鄭父名也若慶父林父行父處父之類或以為命大夫書字非也傳但言鄭者省文如經書樂祁犁而傳言樂祁經書箕鄭父胥甲父而傳稱箕鄭胥甲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註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與公俱會齊侯非禮　姜寶曰此會陽穀後會卞皆稱姜氏僖公娶於齊明矣然不經見意者僖公長而後立其娶當在未即位之前歟聲姜魯頌所稱令妻非文姜比然兩君相見安得婦人與焉亦沿襲文姜故事而不知其非耳　李氏廉曰齊桓葵邱以前再盟幽而諸侯協追戎存邢衛却狄帖楚而中國安盟首止于洮而王室定葵邱以後會于陽穀而男女瀆城杞之功不若城邢救徐之師緩于救許伐黃不恤謀鄫無成由其心有勤怠之殊是以其功有盛衰之漸

秋八月大雩

註過時故書下放此

冬楚人伐黃

註黃人恃齊故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傳黃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楚滅之　陳氏傅良曰書伐書滅病桓公也以從會盟徒以亡其國耳　湛若水曰書楚人滅黃責齊桓之不能救也江黃與盟已爲楚人所疾矣十一年冬楚伐黃歴三時之久而諸侯之救援不至此黃之所以滅也胡氏曰於禮爲合于時爲不幸江黃是也書滅黃罪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　穀梁傳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

伐而不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　按穀梁所記管仲語極切事情亦可見桓公于仲猶有未盡其謀者但左氏傳載是年冬齊侯使管仲平戎於王則其時尚在蓋傳聞失真也史記秦穆公虜晉惠公之歲管仲隰朋皆卒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公作處）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註傳在前年春　趙氏鵬飛曰前年狄滅溫溫子奔衛今狄侵衛以衛納溫子也其後衛數有狄患蓋自楚伐弦黃齊不能救狄有以量

中國矣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傳爲淮夷病杞且謀王室也註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

時王室以召戎討王子帶子帶奔齊齊使仲孫湫致戍于周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註緣陵杞邑避淮夷遷都於緣陵不言城杞杞未遷也　趙氏匡

曰此稱諸侯即上會鹹之諸侯不再序者前目後凡爾傳謂不書

其人有闕亦誤　趙汸曰諸侯既會而歸改歲各使其大夫城緣陵故總稱諸侯通前後爲一事與城楚丘異文者彼萃微者之事耳　按諸家之說未免過求當以二趙正之　王樵曰緣陵杞邑未詳何處左氏以爲避淮夷遷都淮夷去杞甚遠恐無病杞之事公羊以爲徐莒脅之亦非實大約自懼楚而遷耳桓公城三國而書法不同胡氏謂再列三師而書城邢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也城緣陵諸侯不序其事專也城楚邱不書諸侯正王法也事尤專責之尤重也今按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能救而存之使不失祀此桓公之美也然此王事也相救相援皆奉王職非相爲德而以私惠自當也五霸假之故衛廬漕而楚邱城

邢夷播而夷儀遷亡而後存之非是不足見德也城杞之及事與不及事雖不可考然此城杞而彼之滅黃圖許與侵鄭侵衛自若則吾之爲義不誠而力亦有不贍矣是則桓公之罪也桓公之功罪三城畧同初無差別春秋亦非詳畧見義也康侯論之過矣專封之說起于公羊然昔未有國今始國之者封也若邢衛杞建國舊矣不幸王室衰微爲夷狄侵陵桓公特修捍之故營而植社稷焉此侯伯救患之常事安得謂之封而以專封爲義哉曰專封者當時侈大其事之詞而後之儒者眩于名實又爲之說曰實予而文不予如是則以聖人之筆爲蘇張之口矣 辨專封本黄東發之說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傳鄫季姬來寧公以鄫子不朝怒止之夏遇於防而使來朝　註季姬魯女鄫夫人也鄫國今琅邪鄫縣　季姬不係國似未適人者故公穀謂季姬先遇鄫子使之請己何休又以爲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己因此邾鄫二國交忿臨江劉氏從其說皆未可信　永嘉呂氏曰女子許嫁笄而字書曰季則字也豈許嫁於鄫而未之歸故與之遇使來請己乎此說稍近之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註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　按沙鹿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是時晉地恐尙未至此　公羊傳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劉氏絢曰山不可以繫國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

守之

狄侵鄭

張氏洽曰狄數犯畿內之諸侯而齊桓不能治自入衛伐邢臧温

至此覇圖弱而王室卑諸國受禍著齊桓之怠也

冬蔡侯肸卒

劉氏敞曰臣子慢則不赴月日春秋因舊文耳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註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

楚人伐徐

吳氏澄曰徐楚僭王同惡者也因齊桓合諸侯匡天下徐亦革面

而卽諸夏故爲楚所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傳盟于牡丘尋葵邱之盟且救徐也　註牡邱地闕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鄭氏曰牡邱齊地與匡近　按一統志牡丘在東昌府城東北七十里正齊地也故匡城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十五里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註公孫敖慶父之子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也　胡傳楚都于郢距徐本遠而舉兵伐之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

非有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於牡邱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

次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是桓德

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傳不書日與朔官失之　范甯曰夜食也義詳莊十八年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傳伐厲以救徐也　註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張氏洽曰

厲在徐楚之間左氏云楚與國也兵法攻其所必救伐厲者致楚

之必救所以解徐也　按十六年傳云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則伐厲之師不得謂攻其所必救

八月螽公作蝝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於鄫

註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絶　按黃東發云至是而始嫁也不言來逆已成于防之遇此用公穀之說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註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震者雷電擊之大夫既卒書字　按左氏云于是展氏有隱慝焉　穀梁又以夷伯之廟過制故震之二說皆可立教

冬宋人伐曹

傳討舊怨也註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　陳氏傳良曰諸夏相交兵自莊十九年後未之見也於是宋襄爲此役蓋桓公存時已有圖霸之心矣　李氏廉曰宋曹之爭始此時曹方伐厲救徐宋襄乘虛伐之亦以壤地相接欲肆吞噬之謀非徒爲從齊伐宋之怨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傳徐恃救也註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　陳氏傳良曰桓公合七國之衆以救徐徐卒敗于楚以是爲盟主病矣蓋桓霸有盛衰中國之勢又將一變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

傳秦伯伐晉晉侯逆之戰於韓原秦獲晉侯以歸註韓晉地　王樵曰晉惠以賂入國又背秦三施秦穆以責報而與戎皆失也君子聽其重輕則晉之失許食言在先而其應秦之兵復躁而用罔安得不敗故傳言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戰不言伐也　胡傳專主晉侯非是獲晉侯舍諸靈臺而不書以歸異乎以歸者也　實未以入國又節改館而歸之胡傳謂以歸而不書歸免秦伯也非是　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又曰凡戰之道以主及客主人服則客不戰故戰由主人而成如韓之戰以晉及秦是也不言及者交為主也如河曲之戰是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公作實石於宋五

註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莊七年星隕

如雨見星之隕而墜于四遠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

是月六鷁（穀作鶂）退飛過宋都（鷁五歷反）

註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爲災告于諸侯故書　林註望之六見之鷁察之退飛此亦隨聞見先後而記之與上同　張氏洽曰此二事皆記異也星隕爲石不祥也鷁退飛不順也宋襄欲圖霸而無其德故天出怪異以警懼之卒之五年被執六年兵敗天之示人顯矣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註稱字者貴之公與小斂故書日　季友立僖公故生而賜氏其

後世以季為氏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傳謀鄫且東畧也將城鄫役人病不果城而還註臨淮郡左右張氏洽曰淮後漢下邳國　高氏閌曰邢侯始與會而在鄭許之下齊次之也　趙氏鵬飛曰淮卽今臨淮也東鄰魯西偪宋與徐有疆埸之交前年楚敗徐齊救不及齊懼淮夷誘徐為魯宋之患故為兵車之會耳用穀梁說合諸侯于淮亦未嘗有伐功僖公不過嘗與會耳而魯人以作頌何哉　汪氏克寬曰是會也邾淮夷而不

力城鄗而不果蓋桓公安攘之志至此愈怠　王氏應麟曰桓公之霸自盟於幽至會于淮凡十有二會而孔子稱九合諸侯　劉氏曰始于幽終於淮合者九　崔氏曰莊十六年九國盟于幽二十七年五國又盟于幽僖元年六國會于檉二年四國盟於貫五年八國會王世子于首止七年五國盟于甯毋八年王人與七國會于洮九年宰周公與七國會于葵邱十三年七國會于鹹凡九合諸侯也牡邱之會陽穀之會淮之會蓋有兵車矣胡氏通旨曰桓公霸四十二年會盟凡二十有一獨稱九合舉衣裳之會爾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論語疏謂不取陽穀及北杏為九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其說不同朱文公謂九春秋傳作糾展喜

犒師之詞也季氏世紀云桓公會不邇三川盟不加王人文公則會畿甸盟子虎矣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文公則爲元咺執衛侯矣此夫子所以有正譎之辨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傳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 註英氏楚與國 姜寶曰英後改爲蓼 趙汸曰齊比年伐厲又伐英氏皆以徐故不能服楚而惟伐其與國之微者霸業衰矣

夏滅項

註項國今汝陰項縣公在會別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 左氏以爲魯滅項公穀皆以爲齊滅之胡安定謂既伐英氏因移師滅項

蒙上故不言齊咬叔佐胡康侯仍從左以外滅國皆言國而此不言也 愚按一統志開封府項城縣在陳州城南九十里古項子國去齊魯皆遠安能越曹宋而有其地意英項皆楚與國齊桓與徐人伐英氏而別命諸侯滅項皆以報楚婁林之役傳所云公有諸侯之事卽謂此爾經文不書齊滅項以奉霸令討之而不以歸齊與滅譚滅遂異也不書取項而書滅以公未嘗有之故無諱與取鄟取邿異也林堯叟乃云此失兵權之始安知滅項之役公不在行乎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註卞今魯國卞縣林註此聲姜也 黃氏曰聲姜桓公女 愚按

一統志泗水縣在兖州府城東九十里古卞邑齊桓伐英氏還道
必經魯地時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聲姜出會之左氏云齊侯討
取項而止公故姜氏往會若然當會之于齊地而何以在魯邑耶
其不足信明矣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蘇氏轍曰桓公季年將立世子管仲知其有適庶之禍遂與桓公
屬孝公于宋襄公夫使桓公妻妾適庶之分素明家政内肅則太
子一言而定於他人何與哉蓋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于是窮矣

胡傳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于宋襄以爲世子矣則何不可

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子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　李琪曰大抵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桓公之未興與桓公之方霸及桓公之既没世變各異也王臣下聘而不報王師出伐而無功凡伯書伐戎强於北蔡師書敗荆盛於南鄭分許鄭宋廢鄭嗣紀小而幷於齊鄭弱而偪于魯此桓公之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載序績召陵而荆帖矣陳旅聶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弭矣此桓公之主霸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衞滅懿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狄書人而參盟此桓公之既没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圖霸之

初定霸之日及成霸之後得失頗殊也伐鄭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鄣設施多舛遇穀盟廛防檢易肆蓋桓公圖霸之初也貫澤而下葵邱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不大戰仲尼稱其一匡孟子與其爲盛此桓公定霸之日也九國叛而葵震矜管仲亡而放繩墨城杞貶于城邢救徐怠於救許伐黃則外憂起會下則家法廢此桓公成霸之後也驗春秋大勢之三變則桓公主霸有大功即桓公一身之三變則桓公立功亦未遠功過乘除齊桓之顛末可考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宋公下公羊有會字

註納孝公林註齊人立長公子無虧時孝公奔宋故宋襄公以諸

侯伐齊納之　劉氏敞曰何以不書納公子昭於齊不與納也曷爲不與納納公子昭非正也

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甗魚免反

傳齊人殺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之於甗立孝公而還註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魯亦罷歸故宋師獨與齊戰不稱宋公不親戰也甗齊地　張氏洽曰長幼有定分桓公管仲輕屬少子以爲亂階既失制命之義矣今桓公未葬長子既立宋襄不能從宜因勢順其少長以撫定之乃成桓之私意帥諸侯奉少奪長大亂齊國春秋書宋及以爲戎首深罪之也　趙

汸曰書伐者爲齊人立無虧也書戰者無虧既殺而四公子復與宋戰也蓋旣廢長立少則四公子皆爭立故伐是一事戰是一事也凡戰皆以主及客今反以宋及齊戰使若宋公受伐者然穀梁所云客不言及言及惡宋是也　汪琬曰齊之亂自此始矣蓋齊人殺無虧而立公子昭昭卒公子潘殺其子而自立潘卒公子商人殺舍而自立齊人又弒商人而立公子元自古兄弟爭國篡奪之禍未有若斯甚者也君子曰其本自桓公失之也桓公多内嬖其禍至于弒四君延四世而始定于惠公晉獻公亦然其禍至于弒三君剌三大夫亦延四世而始定于文公辛伯有言内寵並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信矣

狄救齊

註救四公子之徒　吳氏澄曰書師救于伐齊之後則救者救無虧也書狄救齊於齊師敗績之後時無虧巳死齊無君矣故杜云

救四公子之徒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註孝公立而後得葬

冬邢人狄人伐衞

註狄稱人者史異詞傳無義例　王樵曰陸氏云夷狄用兵惟舉國號如與諸侯列序侵伐盟會則稱人以便文而君臣同詞此說最是穀梁謂狄稱人善而進之伐衞所以救齊也胡氏從其說大

失春秋之旨邢衛皆亡于狄賴齊而存齊伯衛衰狄師侵衛齊桓旣亡而又伐衛邢奈何忘仇棄親聽其畢以伐兄弟同難之國乎其後衛竟滅邢蓋基于此　愚按穀梁云伐衛所以救齊也是時宋襄已立孝公矣何救齊之有乎邢狄伐衛蓋罪衛之從宋納齊昭爾　李氏廉曰衛之伐齊與鄭伯逃盟事同鄭知天王之命而不知世子之不可易衛知桓公之命而不知長子之不可奪衛文賢君未必忘齊桓之德但不審于義爲宋所驅耳春秋主宋以戰齊人狄以伐衛皆變文顯義若止責其不能報德安知衛人不自以爲報齊乎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註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傳例不以名爲義書名及不書名皆從赴　啖氏助曰春秋之時以强暴弱故諸執皆稱人亂辭也以私相執不歸京師　按稱人啖氏說是書名杜是說是　吳氏澄曰宋襄志在繼齊桓之霸罪滕子久不與齊盟故執之以威諸侯然非有德義以服人肆已之暴所以終于無成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公羊作人

註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　李氏廉曰宋公書爵其詞疑于北杏陳氏以爲明年鹿上復人宋未嘗予宋以霸此乃人曹邾以人宋也恐未必然春秋始則望宋之能霸而爵之繼則罪宋之失德而人

之有何不可

鄫子會盟於邾

註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鄫乃會之於邾故不言如會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傳宋公使邾子用鄫子于次睢次謂睢水旁之社欲以屬東夷　註鄫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爲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産也不書社赴不及也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爲文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于他命　按用之二傳皆云叩其鼻以衈社衈音二衊也唐陸氏謂取其血與之盟趙氏曰緣盟用之同于牲王方麓取陸說　張氏洽曰鄫子會曹南之盟而後期宋公使邾執之邾鄫世

仇因附勢而肆虐用之惡也蓋不凡鄫子亦出乎邾則邾之虐鄫
必自用之而天子方伯不誅所以復出爲惡歟　愚謂邾人之用
鄫子乃承宋襄之意春秋書邾人非釋宋也罪邾人則宋襄之惡
尤著不然宋方修霸業邾從宋盟敢輒僇鄫君而不懼討乎

秋宋人圍曹

傳討不服也註曹南盟不修地主之禮故

衞人伐邢

傳以報菟圃之役十八年狄伐衞圍菟圃　註伐邢在圍曹前經書在後從赴

王樵曰按邢舍狄怨而從狄伐衞衞舍狄怨而專伐邢邢或被
脅衞則肆忿也其惡大矣

冬會公羊作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傳盟于齊陳穆公請修齊桓之好也註地于齊齊亦與盟　張氏洽曰地以齊盟于齊之國都齊亦與盟也楚欲得志于中國久矣齊桓討而攘之桓公既沒宋襄圖霸而諸侯不服楚因求參與中國之盟會以行其志陳蔡及鄭近楚而素所服者故先受其謀孝公親見其父極力攘楚僖公又號爲荆舒是懲者亦聽其甘言忘桓公討伐之志遂納之國都而與盟楚得行其志明年爲鹿上之盟及盂之會遂執宋公故春秋諱魯而人諸侯以謹楚人與盟之始也　趙汸曰公羊作公會趙氏以爲諱不書公據左氏此會爲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而不言公會盟于齊魯

有救四公子之嫌終孝公世僖公未嘗如齊其役卒爲仇敵則此盟非公親往可知楚僭大號其貴卿必不肯居陳蔡大夫之下此蓋陳蔡皆卿而楚以微者往會之故陳以倡謀爲首楚序陳蔡下鄭又序楚下以非卿也此內稱會爲微者無疑　按此說極有理

梁亡

傳梁伯好土功亟民以寇至溝公宮民懼而潰秦取之註以自亡爲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惡梁　張氏洽曰梁本嬴姓伯爵伯翳之後　趙汸曰書梁亡非由赴告故不書其主與書王室亂同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傳書不時也註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

諸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

趙汸曰戸道橋有司之事應不登于策此蓋以踰制書

夏郜子來朝

註郜姬姓國後漢志濟陰城武北有郜城一統志郜有南北二城俱在城武縣東南　公羊以爲失地之君　按隱十年公敗宋師取郜取防桓三年取郜大鼎于宋則郜爲宋滅久矣今來朝豈魯復封之以爲附庸歟

五月乙巳西宮災

註西宮公別宮也（此用公羊之說）　何氏休曰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

鄭人入滑

張氏洽曰滑服于衞故鄭伐之此記襄王出居于鄭之始釁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傳爲邢謀衞難也　姜寶曰齊桓逐狄以存邢而孝公與狄盟于邢愧乃父矣狄稱人非進之葢文法當然不可云齊人狄盟也與邢狄伐衞同　按春秋無進狄之理此說得之二十一年書狄侵衞則仍還其本號矣

冬楚人伐隨

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伐之取成而還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衞

註爲邢故　許氏翰曰中國無霸則諸侯力政四夷衡決民被其災春秋書伐衛伐邢入滑伐隨侵衛者著無霸之患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於鹿上

傳宋襄公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註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爲盟主故在齊人上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公作霍穀作雩或作宇　執宋公以伐宋

註盂宋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稱爵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爲諸侯所疾故總見衆國共執之文　公羊傳宋公與楚

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　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固子之國也吾不從子言以至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我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是國于是釋宋公公子目夷逆宋公歸　汪氏克寬曰齊之盟楚序陳蔡之下鹿上之盟楚序齊下猶未敢偃然自肆也至是列陳蔡之上蓋有主會之志矣而宋襄德寡力弱欲尸盟主權故楚顛設詐禽

之攻其國以懼諸侯而取威攘霸也荆楚僭王書曰楚子抑之之意實在其中然以子爵亞于宋公而位中國諸侯之上則兩伯之抗不待春秋之終而已見矣故止齋曰宋楚初爭長也楚稱子而序陳蔡鄭許曹之上不知諸侯之從楚歟從宋歟　王樵曰鹿上之盟宋恃有齊在焉盂之會齊不至事可疑矣陳蔡鄭許皆楚之黨而曹又宋之仇也其見執焉乎疑以同執爲文穀梁云不與夷狄之執中國胡氏云分惡於諸侯皆得之又曰春秋于吳楚之事初舉號繼書爵蓋因事異文不得不然非漸進之也四夷之君雖大曰子此周之舊典聖人亦從舊典以正大分焉爾

冬公伐邾

註爲邾滅須句故　黃氏震曰邾嘗從宋伐齊魯救之不克又鄫魯之姻也而邾執鄫子用之故怨邾特邾與宋盟未敢伐今宋爲楚執故乘間興師杜氏云爲邾滅須句故非也討邾滅須句在明年春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註獻宋捷也不言宋者秋伐宋冬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不稱楚子使來不稱君命行禮　魯不與盂之會故獻捷以威之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　薄史記作亳薄亳古字通　釋宋公

註諸侯既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爲薄盟以釋之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　按薄宋地一統志亳城在歸德州城東南

四十五里　陳氏傅良曰書諸侯不予楚之專執專釋也　張氏洽曰僖公脅於獻捷之威與五國爲會求盟于楚以請宋公而後得釋正中楚人詭計春秋不書會楚子而曰會諸侯不書宋公歸而曰釋宋公蓋其執其釋皆制於夷聖人全中國之體故諱之罪魯與諸侯之無能爲也　戴氏溪曰齊桓霸業已成猶不敢易視楚宋襄一旦圖霸輕于挑楚于是楚人狎侮之宋人曰盟則與之盟宋人曰會則與之會執其君以伐其國加玩嬰兒于股掌之上宋人俯首服從盟薄之後其君僅免得歸蓋在會之諸侯惟楚命是聽或伐或盟或執或釋一無所與焉　黃氏震曰岷隱之論固然然春秋書諸侯者亦以宋襄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先爲中國所

共疾楚故得乘其間凡執之釋之亦楚與諸侯之所圖不可謂諸侯一無所與也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公會諸侯盟者二盟於薄爲宋請平于楚以釋其執盟於宋爲宋請服于楚以釋其圍楚雖主盟而春秋皆書公會諸侯不以霸權予楚閔中國之失霸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句其俱反

傳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禮也　註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須句雖別國而削弱不能自通爲魯私屬若顓臾之比故滅奔及反其君皆畧不備書唯書伐邾取須句　高氏閌曰歸其君使爲附庸也爲我附庸則是我取之也　張氏洽曰僖公非有崇明祀保小寡之公心而徒徇母之

私意故無以服邾以致升陘之敗　劉原父云是年若果有須句子來奔及反須句子事必當書于策今經並無其文但書公伐邾取須句如莒人伐杞取牟婁之類蓋須句久爲邾滅以其國爲邑今魯伐邾而取之耳傳不足信　愚按文十二年書郕伯來奔哀八年書歸邾子益于邾皆諸侯須句不書以爲我附庸也不可疑傳文非實

夏宋公衞侯許男滕子伐鄭

傳鄭伯如楚宋公伐鄭　崔氏曰宋襄方釋乎執怒鄭之朝楚而遽伐之是又挑楚釁矣泓之敗非其自取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故敗 註 升陘魯地

邾人懸公冑於魚門而恥之故不言公又不書師敗績　陳氏助曰凡魯勝則曰敗其師穀梁云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以敗彼足知戰此說是也敗則但言戰而已不可斥言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與戰于泓敗而傷股七月而卒 註 泓水名

張氏洽曰以宋襄主是戰蓋非其愎諫求欲昧古義而飾小名自取敗國辱身之禍　汪氏克寬曰宋以三國伐鄭及泓戰止書宋公者蓋伐鄭之師既歸楚救鄭不及因遂伐宋宋襄往逆之而戰欲雪盂之忿而不度其力之不能也宋襄身傷不言宋公敗績

者猶爲中國諱也若楚子敗績則直書之矣　李氏廉曰春秋中國與夷狄戰者泓城濮邲鄢陵雖勝負不同皆以中國及之　趙氏曰內中國而外夷狄也此說是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亡巾反穀作閔

傳討其不盟于齊也　註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　吳氏澄曰楚與諸侯盟於齊乘間以干中夏耳齊侯不悟而受其盟宋之不與非愆義也齊反借此爲名以責宋伐之於敗傷之後其惡甚矣　王樵曰齊此舉蓋受指于楚也宋襄雖以不義爭霸然于孝公不可謂無私德況鹿上之盟又與焉今乘其敗於楚而背之會盂不來盟毫不至坐視宋襄之執與釋而罔聞知則齊之負

宋多矣於時荊楚方張既不能纘父遺烈又不能申固鄰好乃受

指于人伐國圍邑春秋所惡也故書之以著其罪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魯不會故不書葬　張氏洽曰時僖公已有意附楚故不會宋公之葬　凌稚隆曰所謂霸者必有功于王室乃可稱焉如夏昆吾當太康時身為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大彭豕韋氏復纘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卒朋王業晉文納襄克帶翼戴天子不可謂非其人故應劭謂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為五霸而說者謬云五霸盡出于周乃以宋襄秦穆楚莊廁于桓文之列則彼三君者曾有一事之善及于尊

周而可以若是班乎矧當春秋戰國時孔子正論之辨止及齊桓
晉文而孟子又曰五霸桓公爲盛又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則五
霸之爲三代時諸侯何疑哉然桓文而下就三君論之秦穆最賢
楚莊次之宋襄最下
秋楚人伐陳
傳討其貳于宋也　吳氏澄曰是時陳服于楚未見有貳于宋也
今楚討陳之貳蓋以敗宋之後鄭畏而朝楚陳未往朝即誣以貳
宋之罪而伐之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註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　顧

炎武曰滕侯之降而子也薛侯之降而伯也杞侯之降而伯而子也貶之何貶之者人之可也名之可也至于名則盡之矣降其爵焉無是法也沙隨程氏以爲是三國者皆微困于强諸侯之政而自貶焉春秋之世衞稱公矣及其末也貶而侯又貶而君夫滕薛杞猶是也故魯史因而書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傳鄭人伐滑王請滑于鄭鄭不聽命而執王使王怒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　按鄭執王使罪固當討然中國諸侯皆可使也而顧使狄棄德崇姦出居之禍王實召之故不書王以狄爲天王諱

也　朱睦㮮曰鄭在畿內王所倚毗頹叔桃子將欲叛王故先啟狄人使之伐鄭此蓋爲叔帶之謀也若伐鄭果出王意是年冬何以王又依鄭乎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於鄭

傳頹叔桃子奉叔帶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註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外而書出者譏其辟母弟之難　吳氏澄曰天王居於狄泉不書出者敬王雖去京師而猶在畿內此則越在諸侯之國矣故書出　汪氏克寬曰惠王之處櫟不書而襄王出居于鄭特書之者以罪襄王也夫叔帶

之召戎伐京師已爲禍亂之階矣奔齊踰十年而王復之苟能申明綱紀全同氣之恩而俾無怨惡亂何從生今王帥非類之狄以伐鄭娶非類之女以爲后又不謹男女之別而誨淫拒諫不從臨難莫禦自取危辱頹惠王又不侔矣故上書狄伐鄭而不曰王師及狄伐鄭者諱王之用狄也下書天王出居所以明大一統之義而不曰叔帶以狄伐京師猶爲王諱惡也又按左傳王納狄后未幾太叔遂通之而王遂廢之又遂致狄師攻王必無是理竊嘗考之外傳記伐鄭立狄后皆在出居之前年而黜狄后則在出居之年豈前年已用狄師伐鄭而今年再以狄伐鄭歟王之出居必有馴致之漸然不可考矣　邵寶曰襄王之出也嘗告難于諸侯故

仲尼據策而書之其入也與夫惠王之出入也皆未嘗告于諸侯策所不載仲尼雖得之傳聞安得書之乃若敬王之立則仲尼所見之世也子朝奔楚且有使以告諸侯況天王乎策之所具蓋昭昭也故狄泉也書成周也書

晉侯夷吾卒

註文公定位而後告　按左氏記惠公卒在去年九月蓋春秋所據者魯史也左氏所據者他國之史也年月故有不同史記年表與傳文合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註衛邢同姬姓惡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　朱子曰考之春秋

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滅邢說者以爲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 趙氏鵬飛曰春秋滅同姓者有矣多不名虞滅下陽楚滅夔皆同姓也何以不名楚子虔誘殺蔡侯非同姓也何以反名之夫書滅國則其惡自著同姓非同姓後世自辨不待書名而後知其滅同姓也曲禮疏曰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吾嘗謂小戴多漢儒雜說援春秋三傳以立文耳且衛之滅邢實邢有以自致之邢衛均有狄患均受齊桓之德遷而城之二國既安則相比以拒敵可也邢乃叛衛從狄又附狄以伐衛衛抗敵猶懼不支邢狄合而攻衛衛益危矣衛無以制狄故急滅邢滅邢所以奪狄之援紓國之難也然謀

善矣如滅國之罪何聖人自十八年以至今書邢衞事甚詳所以
以著邢不當附狄伐衞衞亦豈得從而遂滅之哉二者均有罪而
衞罪重矣
夏四月癸酉衞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註伯姬魯女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為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詞婦
人越竟逆婦非禮故書　張氏洽曰姑自逆婦公不使大夫主之
皆非禮也交譏之
宋殺其大夫
註其事則未聞於例為大夫無罪故不稱名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於頓

註頓迫于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子玉稱人從告　王氏葆曰失地出奔則名他國納之不名以諸侯不得相名也故頓子北燕伯不名　王樵曰頓小弱而介于陳楚陳欲迫而兼并之故前年楚伐陳城頓而還此年又圍陳納頓子以保頓示恩以服陳示義皆爭主夏盟之意也納者不與納也　此譏中國孱小使夷狄反借為義舉

葬衞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衞子莒慶盟于洮

傳衞人平莒于我　莒以元年酈之役怨我　盟于洮修衞文公之好且平莒也

註洮魯地莒慶不稱氏未賜族　汪氏克寬曰莒慶者魯之壻故因衛成公爲平于二國遂來會盟君盟大夫自浮來已然矣此不貶者從同同　王樵曰平之意出于衛莒疑魯之未肯平也故以大夫聽命王明年向之盟而始成焉事接于我雖非命卿皆書名穀梁云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以公之會目之也此鑿說也　按衛文公雖葬時猶在期年之內故稱子杜氏謂成公能述父志故書子以善之非也杜氏于奚齊卓子註云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獻公既葬卓已免喪故稱君此蓋誤持既葬免喪之說故于此衛子復云然古者天子諸侯之喪于其封內三年稱子春秋時卽與禮廢闕亦未聞有既葬卽除喪儼然稱爵而出者卽有

之春秋亦具書以示譏元凱乃以爲合禮之宜乎元凱左註他失不少此類尤當亟辨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衞甯速（速公作遫）盟于向

傳尋洮之盟也 註 向莒地甯速衞大夫莊子也 衞成公承父文公之志欲平莒魯之怨洮之盟莒子不親至故復爲此會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公穀作巂）弗及

傳齊師侵我西鄙討洮向二盟也 註 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 姜寶曰酅非紀季所入紀季所入自在齊臨淄東 趙氏匡曰寇至不知追而不及譏內之無戎備也 按蜀杜氏云下文稱齊師則知上稱人貶辭也孝公欲繼父

圖霸怒魯私自爲盟屢來侵伐故貶之胡傳云將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上書齊人見其弱以誘魯也下書齊師伏其衆以邀我也恐求之過穀梁云美公能逐故大之而稱師亦非

夏齊人伐我北鄙

註孝公未入魯境先使微者伐之　姜寶曰衛與邢有怨而邢之盟齊與邢謀衛難衛卒滅邢今洮向之盟魯又黨乎衛故齊以爲討　按傳云公使展喜犒師明是齊侯親來非使微者此書齊人與上書齊人同義　陳氏傅良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自隱以來以兵加我君大夫將皆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齊懿公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齊高厚始訖春秋唯邾莒書人

衛人伐齊

林註衛救魯故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傳乞師于楚道之伐齊宋註公子遂魯卿也乞不保得之辭　王

樵曰按公羊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古人重師重人之罪也非

所乞也國之大小師之衆寡皆有王制不可乞也故凡乞師與以

某師皆罪也而況乞師夷狄導夷狄以伐中國乎

秋楚人滅夔公作隗　以夔子歸

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遂滅夔註夔楚同姓國今建

平秭歸縣　按禮諸侯滅同姓名然春秋不名者多不獨楚穨滅

夔也胡傳謂夷狄之故不名然則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又何以名乎　又按禮諸侯之祀無過其祖夔祖熊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此本劉原父之說　楚志在貪夔土地特假不祀以爲名而非其罪故書以歸而不名夔子杜氏乃云夔有不祀之罪故楚滅同姓無譏何其謬歟

冬楚人伐宋圍緡

傳宋以善于晉侯重耳之出也宋襄公贈馬二十乘　叛楚即晉故楚伐之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王樵曰楚方西滅夔北討宋貳東擯齊强狡謀欲逞魯又道之書以楚師書伐取不待貶絶而惡自見矣

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註責不共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註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　陳氏傅良曰楚嘗書子矣其序諸侯上而稱人嫌與楚以霸也魯與曹衛陳蔡鄭許旣皆南向宋獨卽晉而不

從故楚圍之　趙氏鵬飛曰齊桓既沒楚人始橫執宋公以伐宋敗宋師圍宋邑獻楚捷其虐宋已甚宋成以其父襄公之仇義不爲屈亦賢矣哉時晉文之立已四年其圖霸不得不速速則無及于天下之患而諸侯皆楚矣　趙汸曰傳言楚子親圍宋踰年而後入居于申以避晉侯見序諸侯上而稱人者楚子也陳蔡鄭許皆楚之屬而魯亦附楚故史序楚子主兵列諸侯上至夫子修春秋乃去爵稱人左氏雖不能顯發此義凡經書人而傳志可考其將爲君爲卿者必謹而錄之則未爲無所見也杜氏乃謂楚子恥不得志以微者告則非唯不達經旨亦失左氏之意矣自楚見經至伐麇以前未有稱君大夫將者豈皆以微者告耶經稱楚人于

諸侯上而傳言楚子君將稱人之法甚明爲左氏學者必謂君臣不可同貶稱人其失在以詳畧爲褒貶故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註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宋方見圍無嫌于與盟故直以宋地　張氏洽曰詩頌僖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而春秋書公會諸侯盟于薄于宋皆楚子爲會主也膺狄懲荆從齊桓也會楚虐宋齊僖公親之也然猶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公從夷狄之罪必待考而後見聖人之忠厚春秋之微婉可槪見矣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註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　呂氏大圭曰從楚圍宋者陳蔡鄭

許四國也晉文不攻四國乃及無罪之曹衛者何陳蔡鄭許邇楚之國也曹衛邇宋之國也楚方圍宋而晉乃遠攻陳蔡鄭許則無以解宋圍而亦無及于楚安有城濮之戰哉曹衛雖不圍宋然楚之所以敢于横行中國者實以得曹而新昏於衛也齊桓伐楚猶恃江黄楚人伐宋亦資曹衛豈必皆與圍宋之役哉　王樵曰再舉晉侯自是文勢當然侵曹一事伐衛一事也一出兵爲兩事故不可云晉侯侵曹遂伐衛非必字字有義也衛已請盟矣而晉勿之許誠若過甚然晉侯之志在于致楚安得遂與衛盟乎陳蔡鄭許近楚被驅猶可後圖曹衛則吾與也得曹昏衛斷吾左臂矣故急治曹衛者攻其所必救所以致其來也　宋爲中國之樞是時

爲晉霸計者莫急于救宋救宋莫先于治曹衛與塊觀洛文公于

曹衛雖有怨然其所以侵曹伐衛自爲破楚之黨與以屈楚而成

霸爾胡氏議復怨之説未盡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註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

示不枉濫也公實畏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戍之罪疏魯殺子叢

本有兩意謂楚云不卒戍謂晉云叢欲戍衛

楚人救衛

王樵曰此楚子分圍宋之兵以救衛也衛楚之婚衛急矣楚近在

宋而不能救則楚弱矣楚豈能遂已乎狐偃所以策其必來也凡

書救皆善之爲中國救患分災而言也中國攘夷夷自救其與國不在此例　又曰此楚爲晉所致也文公此舉專爲救宋向使直趨宋郊楚兵方銳而我迎而與之角非萬全之道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畀與也執曹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以誘而不正　吳氏澄曰晉之用師于曹衛也實欲致楚而與之戰先以假道爲衛之罪衛既不許則遷師而濟自南河畧侵曹境不深治曹也移師伐衛責其不假道之罪取其邑衛請盟而猶不許以致其君出避魯戍逃避則楚人不得不救衛矣楚既救衛則移師臨曹入其國執其君又以曹君畀受圍之宋多方以激楚之怒則

楚不得不與晉戰矣　王樵曰楚方救衛猶恐其大衆先歸遽移師臨曹入其國執其君分其田畀其仇所以怒楚藉齊秦陽告楚楚必不許又所以怒齊秦也自晉侯侵曹至此皆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胡氏節節爲之論今不取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傳楚子入居於申使子玉去宋子玉請戰從晉師戰於城濮楚左右師皆潰晉師三日館穀註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慭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畧也

林註城濮衛地　汪氏克寛曰中國與楚君大夫戰皆稱人故宋襄及楚子戰泓晉文及楚得臣戰城濮蔡侯以吳子及楚戰栢舉

皆稱楚人中國大夫及楚子戰稱名氏故邲之戰稱荀林父帥師此華夏尊卑之辨也惟鄢陵稱楚子以敗績在君不得不稱楚子

按何休曰戰言及所以別主客直不直也鄭君曰及者別異主客耳不施於直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此經書及在晉當以鄭君之意觀之陳蔡屬楚右師失位故騰而不書非告文畧時魯猶屬楚故不與城濮之戰　呂氏大圭曰齊桓所爲特以服强楚之心晉文之舉所以挫强楚之勢遭時不同用計亦異立功之緩急亦如之其爲有功于中國則一也　王樵曰晉文之霸功與齊桓同而勢與齊桓異齊桓之興天下習衰周之敝莫適爲主齊桓之求諸侯也難故屢會屢盟訓諭招懷而後諸侯服從晉文之興

諸侯蓋習于從霸晉文起而號召之一麾而至然楚之强則非齊桓之時也齊桓之時楚不出蔡鄭而今直蹈齊魯之郊自南以東皆楚矣故齊桓伐楚至于陘楚地也晉文敗楚止于城濮衛地也自楚及衛蓋千里而遙郤千里之外以收魯宋曹衛陳鄭許蔡半天下之諸侯其用力爲如何論者不察妄訾晉文此不識天下之大勢也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夫子言桓文之用兵乃春秋書法之斷也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文公則匿其機于伐楚而試其端于救宋匿其機于救宋而出其不意于侵曹揚其聲于伐衛而陰以致楚觀春秋所書其譎具見夫子蓋卽其用兵而言之非謂霸功之有優劣也其罪則孟子言之矣曰春

秋無義戰

楚殺其大夫得臣

註子玉違君命以取敗稱名以殺罪之　劉氏絢曰此殺有罪而以累上之辭言之惡楚子也楚子知其不可使而不能勿使知其不可敵而不能使之勿敵是棄其師之道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衛侯出奔楚

傳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按公羊傳晉文逐衛侯而立叔武如是則衛侯之位已絕當從鄭厲衛惠之例書名矣詳經文左氏爲是蓋衛侯深于黨楚晉雖私許

復之心終懷疑故聞楚敗而奔楚不書名者見其位未絶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傳晉侯至衡雍作王宫于踐土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註踐土鄭地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　張氏洽曰文公既勝楚賓震主之威不率諸侯朝王而致天子屈尊下勞失正位居體之道非所以正大分諸侯之受盟陳侯之新附皆爲文公而來若書天王下臨與踐土之盟則尊卑倒置綱常易矣故卽其可書者記之而天王下臨没而不書以示天下之大訓　姜寶曰踐土臺在今滎澤縣西北襄王由王城東出三百餘里至踐土下

勞晉侯不爲不遠

陳侯如會

註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公朝于王所

註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　陳氏傅良曰晉侯將盟踐土而王卽命爲方伯諸侯朝焉外朝王如隱六年鄭伯八年齊鄭莊十八年晉虢皆不書書會詳内事也　王樵曰禮受摯于朝受享于廟朝者位于内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此朝京師之常也襄王則出京師見諸侯諸侯亦卽其所而朝焉其名則勞晉侯也其跡則從諸侯之會也故穀梁曰諱會天王也其名則朝也

其實則致天子也故公羊曰天子在是而不言天子不予致天子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傳晉人復衛侯衛侯前驅入射殺叔武註復其位曰復歸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衛侯之入由于叔武故以國逆爲文　張氏洽曰衛侯書名聽讒慝之言殺無罪之弟也前驅殺叔武而罪衛侯者衛侯殺元咺之子角又自疑叔武先期而入叔武之死于前驅衛侯忌之之故也歇犬特探其意而成之耳　家氏鉉翁曰元咺奉叔武如會亦征繕輔孺子之意叔武非敢以君位自居也晉人列之于會待以君禮衛人謂晉將立叔武矣俄而衛侯來歸無

以泄其逃奔之憾殺叔武焉怒于晉而移之于弟衛侯之罪大矣

故其奔也不名其復也名之

衛元咺出奔晉

註元咺以衛侯入而殺叔武故至晉愬之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註莊公女歸杞曰來　吳氏澄曰杞桓公伯姬之次子繼兄成公而立卽明德爲魯所卑又以師入其國伯姬之來蓋爲杞求平杜

以歸寧非也

公子遂如齊

註聘也　張氏洽曰杞伯姬來而入杞之怨釋公子遂如齊而取穀之憾解中國貴于霸權之立如此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晉侯下穀無齊侯

註討衛許也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宋成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見定四年傳無義例蓋主會所次非褒貶也　吳氏澄曰時楚既敗蔡鄭卽從晉陳雖後盟亦來如會惟許不至故合諸侯以討許也衛侯旣赦之復國猶欲討衛者元咺愬之于晉晉聽其愬故欲討衛也陳共稱子班鄭下與衛叔武稱子班鄭下同踐土無邾秦至此則小國畏威大國慕義

可見晉霸之盛矣　高氏閌曰衛侯不與會者晉聽元咺之愬不使之與也

天王狩于河陽

傳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註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晉實召王爲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爲辭　穀梁傳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水北爲陰陽山南爲陽溫河陽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　陳氏傅良曰莊二十一年王巡虢狩不書此何以書非狩也晉侯致天子而朝之故以天王自致爲文爲尊者諱也　胡傳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

所謂臣道也　王樵曰孟子云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周之衰也其地不及小國之諸侯朝覲會同之禮久廢不講非徒諸侯驕恣不修臣禮王室之力亦不足以待諸侯而安於弛廢晉文欲率諸侯朝王不至王城而致王以就焉蓋為此爾其時襄王重晉侯之來而就見之于温晉侯率諸侯修朝禮假王靈以討不服此事之實也然則何以謂晉侯召王曰晉文不務尊王以誠招携以德而數數于會徒事彌文以勤君父不謂之召而何杜氏乃云晉侯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夫以人臣而朝天子何嫌之有

壬申公朝于王所

注壬申十月十日有日而無月　崔氏曰河陽之狩三傳皆謂再致天王似不然何以言之經文書踐土之盟加朝之日于盟之上知既盟而朝同在癸丑一日則王在踐土明矣此則先書溫之會又書狩于河陽然後書壬申公朝于王所三者非同日則溫之會天王不在溫亦明矣河陽今之孟州距王朝纔七十里王適以諸侯會溫之時出爲河陽之狩是王實欲就見諸侯假狩之名以行爾溫者河陽之地也于諸侯會以其邑言于天子狩以其地言晉文率諸侯朝王于此以尊周室春秋蓋深予之也　黄氏震曰召王者左氏之說爾以經文考之則崔說爲得若王室微諸侯强天王因出狩而就見其失禮又奚待言哉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傳衛侯與元咺訟爭叔武事不勝晉執之歸于京師置諸深室　王樵曰稱晉人者以其受臣之愬而執其君雖歸京師討不盡義故同於以强暴弱之亂辭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註元咺訟勝而歸　吳氏澄曰元咺愬衛侯而晉文怒之深故執以歸京師將假託王命以廢黜之晉文之意實元咺之謀也咺自晉歸衛別立公子瑕為君挾霸主之威而易置其君如奕棋然其罪大矣故歸特書復　陳氏傅良曰歸大夫不言復必諸侯也而後言復君有歸道也大夫言復者伉也是故元咺復歸宋魚石晉

欒盈復入皆伉辭也　元咺之歸藉强覇爲主故書自晉公羊云自者有力焉者也此義是也

諸侯遂圍許

註會溫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　許氏翰曰自齊桓之沒諸侯從楚衆矣許鄭之南客邇于楚久服楚之威令是以再會不至其亦有懲于江黄也歟

曹伯襄復歸于曹

註晉感侯獳之言而復曹伯故從國逆例　劉氏敞曰衞侯以殺叔武而名曹伯以賂復國而名其惡不同其貶一也　汪氏克寬曰曹伯之歸不言自蓋言自晉則曹伯始執畀于宋者言自宋則

其歸實出于晉侯故不書自而止曰復歸

遂會諸侯圍許

註言遂得復而行不歸國也　吳氏澄曰城濮之後晉之霸業成矣爲文公者當休兵息民增修其德以服諸侯之心而黷武不已圍許之師諸侯亦疲于應命所以踰時閱歲而不能成功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註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

公至自圍許

黄氏震曰木訥云會于溫朝于王所而後遂圍許今獨以圍許至

則凡例謂後事小則以前事致者于是不通矣愚謂承上文言之

無他義解者鑿爾

夏六月會公羊作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公作狄泉

傳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註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魯侯諱盟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違禮盟諸侯王子虎違禮下盟故不言公會又皆稱人孰此會鄭人不至必又有背晉之心故謀伐之　程子曰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強逼甚矣故諱公　汪氏克寬曰列國之大夫盟王子于王城之側尤所當貶杜氏但責卿不會公侯未盡卿不會

公侯而可以盟王子乎春秋内諱公而外以微者書唯于齊翟泉二盟爲然齊之盟紊華夷之辨也翟泉之盟無上下之分也故皆變文以謹之　黄氏震曰此經闕公字當從公羊左氏傳文亦作公及獨經無公字耳會者既非諸侯不書人而何書

秋大雨雹雨于付反雹蒲學反

范氏寗曰陽氣之在水雨則温熱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爲雹胡傳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

冬介葛盧來

介東夷微國也何爲一歲兩至覲明年書介人侵蕭知其以侵鄰之計欲結援于魯耳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傳狄閒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　戴氏溪曰僖十八年狄救齊二十年齊狄盟于邢三十年三十三年狄皆侵齊侵起于盟盟起于救也夷狄豈可使之有功于中國而與之會且盟哉唐回紇之事可以觀矣

秋衞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註咺見殺稱名訟君求直又先歸立公子瑕非國人所與罪之也也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　吳氏澄曰衞侯未入國而殺元咺稱國殺者衞侯使人殺之也咺罪所當誅今無討罪之辭者

衛侯未嘗正名其罪而陰使人殺之誅之不以其罪也　殺而書及者以咺之故累之也　孫氏覺曰瑕見立于咺以咺及之者言瑕之見殺由于咺咺存則瑕存咺死則瑕死也　王樵曰叔武奉君命以受盟故稱衛子公子瑕乃元咺所立而咺實自秉國權春秋不與咺君之也故止稱公子趙氏謂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而反在元咺下以咺罪重于瑕也此言是也

衛侯鄭歸于衛

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王許之乃釋衛侯　註魯爲之請故從諸侯納之例　汪氏克寬曰衛成貨醫納玉而獲免與曹共之貨筮史而得歸實無以異故其歸皆

書名然衛成之忌克洊殺二弟其罪又浮于曹共故其歸不稱復
也　按衛侯鄭書名者胡氏謂殺叔武公子瑕皆非其罪而戕天
倫也或曰魯請于天子而天子使之歸故名　又按衛侯之得歸
以襄王君臣無獄之言也當取外傳參觀之

晉人秦人圍鄭

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鄭使燭之武見秦
伯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而還註晉軍函陵秦
軍氾南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林註于是秦伯私與鄭盟戍鄭而
去之秦晉之怨自此始　張氏洽曰據傳晉侯秦伯俱在非微者
也而俱稱人晉侯修怨殘民秦伯同惡相濟交貶之　汪氏克寬

曰翟泉之盟實謀討鄭而鄭不請復故是春晉人侵鄭使之猶不服故晉文復偕秦圍之蓋以鄭貳心于楚故數加兵非專爲釋私忿已也然諸侯不見德惟與戎是聞豈霸者服貳之道哉況二國同役而不同心春秋貶而人之意有在矣 王樵曰傳云以其無禮于晉按踐土于溫之會鄭伯皆在越五年兩同盟豈至是而私責舊怨哉乃討翟泉之不會耳 此本趙木訥之說 又曰秦西州之勁國也齊桓所不能致而晉以甥舅之好土壤之接得其同力以挫強楚此計之最得者也況穆公之賢可以義動晉不能以信義固其親而嘗以詐議啓其貳城濮之役齊秦未肯戰無亦晉義之有未孚乃使宋陰賂之而激之使戰今與秦圍鄭而秦伯私與鄭盟蓋

亡鄭以倍鄰闕秦以利晉晉之心人皆窺見之矣我信之不足而彼之背我不難固其所也況齊桓公不從鄭子華之請而鄭伯受盟今晉文公乃以鄭公子蘭從于伐鄭豈所謂以禮信屬諸侯者乎無怪乎秦伯之先叛而又何以責鄭焉

介人侵蕭

林註蕭宋附庸國　按蕭附于宋介附于魯石氏曰蕭姬姓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註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註如京師報宰周公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傳分曹地也　孫氏覺曰左氏以爲分曹地以與諸侯公羊云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按經書與汶陽田無異蓋魯濟西之田爲曹所侵今晉侯以反之魯魯于是取之公羊說爲是　趙氏鵬飛曰魯兵嘗追戎至濟西魯地也宣十年又曰齊人歸我濟西田曰歸我則本我田何疑　張氏洽曰不繫國者復魯之舊也復魯之舊亦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同蓋無王命以正其疆理取之不以其道也況晉奪之曹本以私憾而非有王公之義乎

公子遂如晉

傳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註龜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　按魯無冬至之郊此祈穀之郊也祈穀之郊在孟春此書四月夏之二月也二月卜郊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焉者也　汪氏克寛曰家語云魯以啟蟄而郊降殺於天子朱子謂夏正之孟春蓋漢太初以前啓蟄爲正月中氣也成王所賜止是祈穀之郊在夏正孟春啖氏所謂以周之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者此禮之正也然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郊皆書于正月禮記引孟獻子言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郊特牲疏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爲魯冬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以祈

穀此因魯郊之非時而譏也聖證論云魯止一郊或用子月或用寅月蓋魯郊非時或僭天子日至之期而失之太早或踰啓蟄之節則失之後時也　葉氏夢得曰孔子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呂氏春秋平王末年惠公請之周而假寵于周公者然猶有降殺焉故郊不以日至而以上辛禘不以祖之所自出而以文王明堂位乃云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按定四年衛祝鮀所述成王命伯禽者甚備並無一言及郊禘明堂位出于漢儒在呂覽之後其不足據甚明　趙氏鵬飛曰惠公請之而猶未敢用僭公首舉之故卜之卜之至四而不從天豈許其僭哉

猶三望

註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修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趙汸曰公羊傳三望者何祭太山河海鄭元以爲魯境及于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即魯地三望淮海岱也賈逵服虔以爲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杜註從之今按舜典言望于山川不及星辰周禮典瑞言祀地旅四望次及日月星辰次及祀山川三祀皆不同時蓋星辰隨天運行不可與山川同望祭而山川之祀其禮殺又與方望不同杜承賈服之誤蓋未考周禮也孔疏又引楚語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及其土地之山川爲證然楚語說此本無望祭之文康成說近之　按周官四望是望四方魯闕其一殺于天子也三傳說三望各不同胡

氏主公羊之說蓋泰山魯所得祀河海不在封內而亦祀之禮之失也傳載楚昭王疾卜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此可以證魯三望之爲越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註自爲其子成昏

秋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註避狄難也帝丘今東郡濮陽縣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王貫道曰衛犇遷而西也帝丘去楚丘又二百里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公作接卒

衛人侵狄

註報前年狄圍衛　按傳狄有亂衛侵之狄請平明年晉又敗狄于箕自是衛無狄患者十餘年

秋衛人及狄盟

註不地者就狄廬帳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蘇氏轍曰晉文避驪姬之難處狄十二年矣齊卓子相繼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舅犯請以待之若將終身者惠公則起而

赴之如恐不及於是秦人責報于外里不要功于內不能相忍纖以敗滅內外之望咸屬文公然後徐起而收之遂霸諸侯彼其慮利害之計誠審哉夏商之衰湯武皆起于諸侯積德深厚天下歸之不得已而後應故雖取天下而無取天下之志其後皆數十世文公德雖未足而待其自至則庶幾王者之事也是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功與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甚豈非積之有厚薄故耶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傳秦欲襲鄭而鄭知之遂滅滑而還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公羊無師字于殽

傳晉與姜戎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註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掎之不同陳故言及　按公羊經脫一師字遂有狄秦之說胡傳推而衍之非也晉襄稱人者戹人于險非仁却喪用兵非孝　黄氏震曰秦私置戍于鄭又約其戍為内應而千里潛師以襲鄭知鄭有備滅滑而還滑比鄰于晉者也原軫勸襄公邀擊之于殽匹馬隻輪無反者諸家多罪晉襄之負秦德及在喪與戎孫氏高氏則言此役釁自秦啓曲不在晉使晉懷先世之恩又拘一時喪禮則晉不能繼霸而秦横矣秦横則中

國危矣夾漈鄭氏云晉之不替霸自殽之役始晉之終于霸亦自殽之役始　王樵曰蹇叔以千里襲人諫秦穆縱使幸而捷豈能越晉而邑鄭乎燭之武曰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秦穆知之而竟爲之此不可曉然秦固不義晉子在喪要擊而敗其師亦非禮晉自此失秦卒不競于楚矣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傳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訾子斯反

傳報升陘之役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晉人敗狄于箕

傳狄伐晉晉侯敗之于箕註晉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郤缺稱人者未爲卿　滙若水曰狄嘗侵齊圍衞迭蕩中國襄公初立因狄見伐而敗之蓋有應敵攘夷之義雖墨縗從事可也

冬十月公如齊

傳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註小寢内寢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註書時失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爲災　程子曰雨水冰上溫而下冷隕霜不殺上冷而下温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討其貳于楚也　晉文之霸許獨不至溫之會翟泉之盟許皆不與今襄公以二國伐之而終不服蓋恃楚爲援耳

左氏春秋集說卷之四終